齊民要術/自序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序

齊民要術序
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撰

雜說

〈《史記》曰：「齊民無蓋藏。」如淳注曰：「齊，無貴賤，故謂之齊民者，若今言平民也。」〉

蓋神農爲耒耜，以利天下；堯命四子，敬授民時；舜命后稷，食爲政首；禹制土田，萬國作乂；殷周之盛，詩書所述，要在安民，富而教之。

《管子》曰：「一農不耕，民有飢者；一女不織，民有寒者。」「倉廩實，知禮節；衣食足，知榮辱。」丈人曰：「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，孰爲夫子？」傳曰：「人生在勤，勤則不匱。」古語曰：「力能勝貧，謹能勝禍。」蓋言勤力可以不貧，謹身可以避禍。故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，國以富强；秦孝公用商君，急耕戰之賞，傾奪鄰國而雄諸侯。

《淮南子》曰：「聖人不耻身之賤也，愧道之不行也；不憂命之長短，而憂百姓之窮。是故禹爲治水，以身解於陽盱之河；湯由苦旱，以身禱於桑林之祭。……神農憔悴，堯瘦臞，舜黎黑，禹胼胝。由此觀之，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。故自天子以下，至於庶人，四肢不勤，思慮不用，而事治求贍者，未之聞也。」「故田者不强，囷倉不盈；將相不強，功烈不成。」

《仲長子》曰：「天爲之時，而我不農，穀亦不可得而取之。青春至焉，時雨降焉，始之耕田，終之簞、簍，惰者釜之，勤者鍾之。矧夫不爲，而尚乎食也哉？」《譙子》曰：「朝發而夕異宿，勤則菜盈傾筐。且苟無羽毛，不織不衣；不能茹草飲水，不耕不食。安可以不自力哉？」

晁錯曰：「聖王在上，而民不凍不飢者，非能耕而食之，織而衣之，爲開其資財之道也。……夫寒之於衣，不待輕煖；飢之於食，不待甘旨。飢寒至身，不顧廉耻。一日不再食則飢，終歲不製衣則寒。夫腹飢不得食，體寒不得衣，慈母不能保其子，君亦安能以有民？……夫珠、玉、金、銀，飢不可食，寒不可衣。……粟、米、布、帛，……一日不得而飢寒至。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。」劉陶曰：「民可百年無貨，不可一朝有飢，故食爲至急。」陳思王曰：「寒者不貪尺玉而思短褐，飢者不願千金而美一食。千金、尺玉至貴，而不若一食、短褐之惡者，物時有所急也。」誠哉言乎！

神農、倉頡，聖人者也；其於事也，有所不能矣。故趙過始爲牛耕，實勝耒耜之利；蔡倫立意造紙，豈方縑、牘之煩？且耿壽昌之常平倉，桑弘羊之均輸法，益國利民，不朽之術也。諺曰：「智如禹、湯，不如嘗更。」是以樊遲請學稼，孔子答曰：「吾不如老農。」然則聖賢之智，猶有所未達，而況於凡庸者乎？

猗頓，魯窮士，聞陶朱公富，問術焉。告之曰：「欲速富，畜五牸。」乃畜牛羊，子息萬計。九真、廬江，不知牛耕，每致困乏。任延、王景，乃令鑄作田器，教之墾闢，歲歲開廣，百姓充給。燉煌不曉作耬犁；及種，人牛功力既費，而收穀更少。皇甫隆乃教作耬犁，所省庸力過半，得穀加五。又燉煌俗，婦女作裙，攣縮如羊腸，用布一匹。隆又禁改之，所省復不貲。茨充爲桂陽令，俗不種桑，無蠶織絲麻之利，類皆以麻枲頭貯衣。民惰窳〈羊主切〉，少麤履，足多剖裂血出，盛冬皆然火燎炙。充教民益種桑、柘，養蠶，織履，復令種紵麻。數年之間，大賴其利，衣履溫暖。今江南知桑蠶織履，皆充之教也。五原土宜麻枲，而俗不知織績；民冬月無衣，積細草，卧其中，見吏則衣草而出。崔寔爲作紡績、織紝之具以教，民得以免寒苦。安在不教乎？

黃霸爲潁川，使郵亭、鄉官，皆畜雞、豚，以贍鰥、寡、貧窮者；及務耕桑，節用，殖財，種樹。鰥、寡、孤、獨，有死無以葬者，鄉部書言，霸具爲區處：某所大木，可以爲棺；某亭豚子，可以祭。吏往皆如言。龔遂爲渤海，勸民務農桑，令口種一樹榆，百本韭，五十本葱，一畦韭，家二母彘，五雞。民有帶持刀劍者，使賣劍買牛，賣刀買犢，曰：「何爲帶牛佩犢？」春夏不得不趣田畝，秋冬課收斂，益蓄果實、菱、芡。吏民皆

富實。召信臣爲南陽，好爲民興利，務在富之。躬勸農耕，出入阡陌，止舍離鄉亭，稀有安居。時行視郡中水泉，開通溝瀆，起水門、提閼，凡數十處，以廣溉灌，民得其利，蓄積有餘。禁止嫁娶送終奢靡，務出於儉約。郡中莫不耕稼力田。吏民親愛信臣，號曰「召父」。僮种爲不其令，率民養一豬，雌雞四頭，以供祭祀，死買棺木。顏斐爲京兆，乃令整阡陌，樹桑果；又課以閑月取材，使得轉相教匠作車；又課民無牛者，令畜豬，投貴時賣，以買牛。始者民以爲煩，一二年間，家有丁車、大牛，整頓豐足。王丹家累千金，好施與，周人之急。每歲時農收後，察其強力收多者，輒歷載酒肴，從而勞之，便於田頭樹下飲食勸勉之，因留其餘肴而去；其惰嬾者，獨不見勞，各自耻不能致丹，其後無不力田者，聚落以至殷富。杜畿爲河東，課民畜牸牛、草馬，下逮雞、豚，皆有章程，家家豐實。此等豈好爲煩擾而輕費損哉？蓋以庸人之性，率之則自力，縱之則惰窳耳。

故《仲長子》曰：「叢林之下，爲倉庾之坻；魚鱉之堀，爲耕稼之場者，此君長所用心也。是以太公封而斥鹵播嘉穀，鄭、白成而關中無飢年。蓋食魚鱉而藪澤之形可見，觀草木而肥墝之勢可知。」又曰：「稼穡不修，桑果不茂，畜產不肥，鞭之可也；枏落不完，垣牆不牢，掃除不淨，笞之可也。」此督課之方也。且天子親耕，皇后親蠶，況夫田父而懷窳惰乎？

李衡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，種甘橘千樹。臨死勅兒曰：「吾州里有千頭木奴，不責汝衣食，歲上一匹絹，亦可足用矣。」吳末，甘橘成，歲得絹數千匹。恒稱太史公所謂「江陵千樹橘，與千戶侯等」者也。樊重欲作器物，先種梓、漆，時人嗤之。然積以歲月，皆得其用，向之笑者，咸求假焉。此種殖之不可已已也。諺曰：「一年之計，莫如樹穀；十年之計，莫如樹木。」此之謂也。

《書》曰：「稼穡之艱難。」《孝經》曰：「用天之道，因地之利，謹身節用，以養父母。」《論語》曰：「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？」漢文帝曰：「朕爲天下守財矣，安敢妄用哉！」孔子曰：「居家理，治可移於官。」然則家猶國，國猶家，是以家貧則思良妻，國亂則思良相，其義一也。

夫財貨之生，既艱難矣，用之又無節；凡人之性，好懶惰矣，率之又不篤；加以政令失所，水旱爲災，一穀不登，胥腐相繼：古今同患，所不能止也，嗟乎！且飢者有過甚之願，渴者有兼量之情。既飽而後輕食，既暖而後輕衣。或由年穀豐穰，而忽於蓄積；或由布帛優贍，而輕於施與：窮窘之來，所由有漸。故《管子》曰：「桀有天下，而用不足；湯有七十二里，而用有餘，天非獨爲湯雨菽、粟也。」蓋言用之以節。

《仲長子》曰：「鮑魚之肆，不自以氣爲臭；四夷之人，不自以食爲異：生習使之然也。居積習之中，見生然之事，夫孰自知非者也？斯何異蓼中之蟲，而不知藍之甘乎？」

今採捃經傳，爰及歌謠，詢之老成，驗之行事，起自耕農，終於醯、醢，資生之業，靡不畢書，號曰《齊民要術》。凡九十二篇，束爲十卷。卷首皆有目録，於文雖煩，尋覽差易。其有五穀、果、蓏非中國所殖者，存其名目而已；種蒔之法，蓋無聞焉。捨本逐末，賢哲所非，日富歲貧，飢寒之漸，故商賈之事，闕而不録。花草之流，可以悦目，徒有春花，而無秋實，匹諸浮僞，蓋不足存。

鄙意曉示家童，未敢聞之有識，故丁寧周至，言提其耳，每事指斥，不尚浮辭。覽者無或嗤焉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